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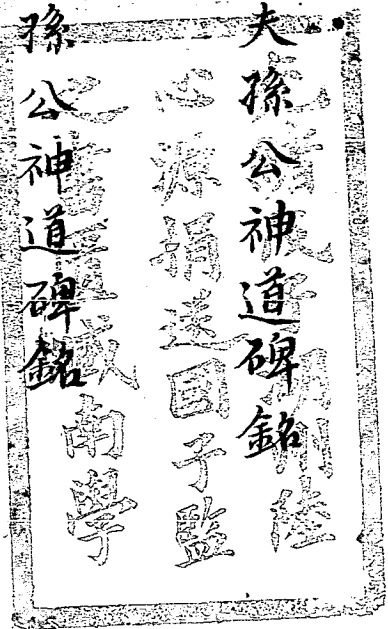


碑銘

資政大夫殿學士通議大夫孫公神道碑銘

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銘

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孫公神道碑銘



有宋四朝耆德之巨資政殿學士通議大夫兼侍讀  
侍講提舉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柱國樂安郡開  
國侯食邑一千六百戶食實封三百戶贈銀青光祿  
大夫謚康簡孫公墓在汝州襄城縣永安鄉某里孫

氏世為趙郡人自公之曾祖贈工部侍郎諱澄而上  
皆居平棘死則葬其邑祖給事中集英院學士判西  
京田司御史臺贈工部尚書諱冲以官終洛陽因葬  
襄城父贈銀青光祿大夫諱旦從占隸昌府長社縣  
子孫遂為許人公以元祐二年正月壬午薨于京師  
嗣子承事郎愔護喪南歸卜其年五月庚申祔于祖  
塋之次越四年春愔袖公履歷公狀泣訴于某日愔  
罪送未殞已果祥除而終鮮兄弟獨任宗事行當去  
遠墳墓重惟先人之大行大節則有今右丞相高平

所撰德銘存焉然而石納幽堂人莫得見謹案禮令  
官終三品立碑墓下今龜螭具矣敢緣平日之雅請  
文揭于神道使得終事死無憾矣某辱與公游且三  
十年皆官同省後位同列出入齋舍亦多同者紀述  
遺德可無言乎公諱永字蔓叔生十年而失怙大  
父愛育置之子行再奏守將作監主簿慶曆二年服  
袒重畢自列于朝正其三代而官之詔換試銜六年  
擢進士第補汝州襄城縣尉河部列荐遷襄州宜城  
縣令考課改著作佐郎轉秘書丞太常博士歷知蔡

州確山縣公吏事明達民情隱伏才俗傲惡靡不究其纖悉一有教告則民信而服在襄城修保伍相司之法而宿奸僑寇為之屏遠在宜城復長渠灌溉之利前後太守為之表章用水多寡之節刊為定令至今不改在確山立兩稅輸納之限不煩督責而編戶相戒應期自集嘉祐二年御史中丞賈公荐公文申御史詔且下矣以母錢塘郡太夫人錢氏年高不當任言責力辭不拜未幾三司奏選為京東西淮南三路寬恤民力公所至詢民疾苦得其弊在鄉戶吏主

持物務及漕運緩急輕重不均致有亡家破產之患因考輯眾論斟酌裁定著為成法上之朝廷頒行諸路以皆為便韓康公即環慶表公管勾機宜文字英宗即位遷尚書屯田員外郎轉都官府罷于審官格身注遠官亦以母故求任筦庫時大司徒韓忠獻公當國擢公提舉河北糴便料州踰年召為權發遣三司開折司公事治平三年諸王出閭建府適公為侍讀神宗初潛好孝不倦一日出新錄韓非子屬府僚離校公進白曰韓非陰薄刻覈背六經帝王之

旨願勿留意 神宗曰錄此耶以備藏書之數非所  
好也明年非儲以公為司封員外郎太子舍人 神  
宗即位拜工部郎中元天章閣待制主管三班院案  
條東更躬操簿籍凡有員闕取送者効績高下到送  
先後預銓次之至集注日依名唱授無復爭訟出為  
陝西轉運使時諸路旱歉使者回出轉粟以哺  
流殍公会在所倉庾軍食之餘悉以賑贍故民賴以  
全活者為多值有中旨捕送叛人景詢族屬入西界  
者不以故原公言 陛下新即位首布大號惡逆者

枕蠲除之緣坐者反不宥非所以考春秋謹始之義  
而取信于天下也歷河北陝西轉運使是時以邊用  
不足解鹽市馬別為一司外臺不得干預公奏曰鹽  
馬國之大計使者尚其柄既無統隸苟為非法孰從  
而制之耶熙寧元年秋遷龍圖閣直學士充秦鳳路  
經略安撫使知秦州時有布衣上書言邊事稱旨擢  
為判司書寫秦鳳路經畧司機宜文字執政亦以書  
抵公言其才至府首談恢復熙河之畫公謂之曰番  
漢才靜若無故搔動恐交生不測非敢聞命也遂密

疏其非便既而青唐族兵壓邊境謂漢人將錮我青  
紅鹽之利公遣副帥劉昌祚馳往喻以無是事酋豪  
听命而去會新建劉堡失守有功公曰此帥事  
也戮其編裨可以塞責公曰屠虜必爭之地孤軍絕  
援兵法所謂不得而守者也尤人以全已豈將帥所  
為乎緣此斥去吾之幸也後竟从坐降授天章閣待  
制知州三年四月以提举詳定熙寧編勅兼知審官  
東院召還又命為契丹國信使扁執政建議復肉刑  
事下編公所辭日面奏日刻人肌膚深害仁政漢文  
有所不忍陛下乃欲行之何也上曰事固未決需卿  
北归乃定後竟不果行尋復奉士出為高陽關路安  
撫使兼知杭州瀛河決貝邱瀛冀諸郡尤被其害民  
戶賦稅前以災傷已嘗倚閣而州縣拘常法平坐視  
流離科催如故公累章論曰臣言与法盤周事者所  
不便出非獨斷則一路之民流亡無日矣特詔從其  
請仍命發廩粟以助救卹白溝界河常患北人絕河  
捕魚巡檢趙用抃用兵北渡焚蕩其族帳故虜數侵  
畧境上边郡為之震恐上聞至遣中使察訪虛實公

奏南北信好無間隙但緣趙用侵暴生疑正用罪則無事矣執政繼以書問息好耗公荅敢以一門保無他後北人軍連珠等塞亘四十里謀起舟師邀邊臣會議公立遣使諭以邊吏冒禁已系獄矣隣邦何至輕動耶虜日若罪人已治能以糒醪犒師立自歸矣公命霸州遺而遣之用本沿邊安撫司可辟公慮虜衝前隙復致生事遂便宜易置皆中机会有旨益塞城寨官雖非可奔亦听自辟六年加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畿內新行保甲訓練之令緣案教所須多

出多編戶有訴貧不能办者它官司皆拒不納至公受而言之稍懲其弊七年春降授龍圖閣直學士授奔中太一宮兼集禧觀公事再以親疾求補外出知潁州又丐開局以便晨昏改判北京白司御史臺八年冬復舊職遭母喪去位元豐元年服除判軍器監有司患皮角不足以給造作奏重隱匿不輸之科已賴革因此搜剔告訐至及婦女首飾者公為之請應私有皮角使人得鬻于官中度者善價售之不堪者任其貨易自是材用足而告訐者息矣冬十一月拜

河東路經畧安撫使知太原府公三為邊帥務以安  
靜為治常飭守之謹約束毋得妄起事要功以連禍  
敗故二境帖然戎漢未嘗有相侵犯者時謂公寬以  
得士心信以懷異俗真治世之良帥也三年秋以判  
將作監召明堂祀畢特拜太中大夫充端明殿學士  
病不任朝請得提奉嵩山崇福宮踰年起知陳州蔡  
渠水溢將冒城郭居民驚擾遷徙避溺者不可過公  
躬自臨視先嚴禁盜之令訖水退復故安居如昔雖  
乞筋亦無失者在郡興葺孝舍督教官躬課使之程  
于是礼教行于鄉鄙矣京西初行保馬監司趣其期  
莫速賞格公諭民詔限本寬不必預蓄密司奏監違  
法病民之弊有旨詰責使如前詔七年移知潁昌府  
八年覃霈廷通設大夫永裕陵役兵數万轉運使請  
雇民舟車運許汝諸州常平粟輸陵下州各數十万  
斛公言方佃作時調人牛數萬不能無妨農之害人  
疏入而獲免 今上初即位 太皇太后臨朝共政  
詔求直言時政之闕公首陳保馬保甲免役錢三事  
最敝願一切罷之籍見馬隸軍復監牧如旧募保伍



之材勇者為兵行前朝差科之政。今上皆嘉納之。冬十二月詔除工部尚書兼詳定役法令左僕射呂公右僕射范公大資政韓公實立命也。一日召對。廉前面諭以雇役大率上戶太優下戶不易。所以專委卿等詳定。是時故相司馬溫公首議變法。命官雜論其所宜。未就而溫公薨。或有異議。欲用輸錢雇役。公力陳不可。狀及法成。多合所說。元祐元年三月遷吏部。遷法擬旧。以功過及荐者多寡為差。公白以荐者差其高下。是數人奔競以干荐也。乃定遞闕。惟無過

荐者不限多寡。以到遞為差。次人皆便之。未幾以痼疾辭位。封章連上。明年正月進資政殿學士兼侍讀。罷通事。授奉中太一宮。未及拜命。以不起聞。制贈銀青光祿大夫。公為人外和內勁。出于天資。其論議平易。施設務循。故常不求詭異之迹。事或悖于義。雖逼以山岳之勢。亦不為屈。然亦未嘗矯抗形于言色。故入領臺閣。出典州郡。職事所及。知無不言。已無不盡。其要領前後有論數千事。其尤著者。初歸自歷陽。陞見日上。問近執政建青苗助役之法。將以紓民。以為

便吾对曰法誠善矣然強民出息輸錢代徭不能無重歛之患若以為資經費非臣所知也初禁倉庾吏受賕滿百金則配隸為軍京司府史有犯亦如之謂之倉法有司奉行極于峻密上嘗問公曰倉法之行吏尚為姦乎对曰強盜罪死者猶眾况配隸乎上曰若尔將縱之乎对曰人但畏法而不能革其心雖府吏臣亦不敢必其無犯它日有敗露是臣今日面欺也赴并門日上詢方今時務所切公言軍器監造作倍常外設以為將有事于征討夫兵非輕用之物

魯眾仲有弗戢自熱之戒漢魏相有兵應者王之論安危禍福之机不可不慎也上曰兵備不虞若寇戎無警朝廷豈有輕易動之理卿言是也公之開陳世務切劇上意多此類也熙寧中言利者欲使都城市行輸錢以免直初下開封詢究便否孫曾設無不便公亦循例書其紙尾後躬訪民間多言不便詔公與今大資政韓公同体問利害無何韓公出守河陽公独任其責時方行市易抵当法貸民錢以期限輸息下戶有取貸及期不能償而自裁者上頗知之一日

遣中使密問姓名而投奔者俱先罷免月出錢萬緡  
矣它日公復對言市行之策下逮錐刀之未有交其  
名号以昧上耳用事者知之効奏公前書府議無不  
便今乃異論言不以實意在沮撓新法用人罷府河  
東以監牧廢地招置弓箭手募官馬習戎事公言應  
募者皆流言移僑寄既非武斷鄉曲之人又無愛意  
閭里之意不若罷之以養正兵便所代二州產鹽若  
惡不可食轉運使司既立監臨增虧之格又重盜販  
透漏之科巡檢兵吏由是得罪者甚多公奏鹽民食

也不可禁兵武備也不可闕今以惡益累防兵非可  
以固圉也是數者皆當時所甚患而言事者畏縮不  
以聞公極陳其本原深悟上听先帝以公東宮僚旧  
待遇特厚凡有所陳皆加意復孰雖或行或格而察  
公惴惴無它益以信任初病不任朝親遣上直調診  
六走迎瑞問安否且宣諭云欲与卿設边事何日可  
出尚虛樞密負以待公辭不能興懷請道官以就輿  
輿又遣樞密副使孫公臨問所以欲去之意公具言  
其狀上皆從之前歲疾再作太皇太后命內侍賜御

膳視所苦既罷天官錫服升班皆如尚書及薨特遣  
內貴人存拊其孤賻以銀絹各一千又命中使護喪  
歸潁昌府并潁昌勅汝州供辦葬事其恩禮始終近  
世未有也公自少敏于文詞嘗以諸生隸業西京國  
子監于公私試常在第一尚書公謂之曰洛陽英俊  
所集尔年少不宜多上人因不復令與諸生員校試  
自尔每有制作帝皆傳誦孝問之餘游思書画特妙  
行草喜晉唐諸美帖臨習逼真當時士大夫得其尺  
牘藏去以為珍玩碑誌不得公筆子孫以為不足有

集三十卷藏于家初忠獻之公知公也因得其詩藁  
讀之歎愛稱譽不已一日相見慰藉如平生謂之曰  
公貴人也遂見引用儲僚之說它執政未有知者忠  
獻公出其文藁示之咸曰真舍人才也暨公声称大  
顯皆謂忠獻公為知人公善與人交關懷見心中無  
町畦間以談謔言婉而中理所與游者多一時儕人  
然于是非當否不少徇情以此或有忤時因之齟齬  
公亦不悔故更利害歷夷險未嘗芥蒂于中心其內  
行尤萬于諸父之鄙友愛情至有無共之人不知屬

之親疎也二妹以寡歸養于家呼其子孝以任子思  
者大甥李氏子而以張生犹未及公病亟語愔曰遺  
奏當先之幸上哀憐澤及張族吾日瞑矣後卒如公  
聖京北康氏某人之子封許昌郡君先七年而忘三  
男伯慥通直郎季悅並先卒仲即愔也五女一早卒  
四適人壻將作監主簿朱得象長社縣尉謝愔穀城  
縣令王士彥宣又郎通判施州燕若材孫日侑日渥  
並承奉郎日倚承務郎日倣尚幼孫女八人三適人  
壻日蘄縣尉張道承奉郎呂仲衍宜芳縣令韓奕美  
矣五幼曾孫二人日計日評惟公言行操履見于行  
事者蓋畧得其大要願鄙言未足以蘊其發微竊伏  
讀某日贈制日事上見不欺之誠治民多可紀之績  
此可以見公之忠誠著于朝廷矣又讀考功謚語日  
內外以愛明利物為心平生無怨仇不逞之人此又  
可以見公之行義信于士大夫矣若是則不朽之大  
名大迹儼然自顯不待刊之金石乃見其美實然則  
墓之有碑其來遠矣姑細述其所見聞者以塞孝嗣  
之請銘日

赫々 炎宋明々 神宗紹仁遐武繼英烈功朱  
卨初開皇僚訪遠孰主畫諾孫公康簡康簡之進司  
徒所如擢于遠任寘彼通閨始信其言再試之吏績  
著王家明祿國器公自幼齡嶮然大成文傳西季名  
勳留京初仕州縣不汙卑賤苟利于民瘼勦匪俸其  
在省臺知無不為及廷御史力以親辭左右東朝導  
揚三善書斥刑名經崇訓典乾龙天飛風雲會時光  
華禁序習納忠規入輔出藩在遠如迎陳戒佳兵深  
明治体元豐末命 二聖臨朝召彼故老服在大僚

考工典遜議役修令新書曰章自我而定凡公所言  
邦本為先罷祖兩市恩警三边人謀近計我畜長利  
諷雖屢格事迺過濟 先帝知公悉心匪躬公既感  
遇九疋不登三事上思遺直冠加賻襚潁川公鄉裏  
城公藏三世之墓堂闕相望坎堂有銘延道有表岸  
谷或遷令名不朽

皇城使李公神道碑銘

原武李氏曾出厖西成紀自西漢前將軍廣始著邑  
涉魏晉至隋唐代有顯者在晉則昭武王嵩以英姿

偉度播有梁秦是為唐室始祖王別子之後有魏尚  
書仆射冲以文孝端亮振名一代其裔孫君威仕隋  
唐氏至禮部侍郎是嘗集東晉至陳隋八書為南北  
史未竟而子延壽卒其業者其後失官居鄭卒于蒙  
陽縣之野舍子孫遂吉占籍焉其居原武者曰  
生光：生元起益殖產不仕為鄉里所敬元起生贈  
左騎衛大將軍諱興咸平二年冬契丹奔京內寇以  
東班戍侍从彰回軍節度康保裔成高陽關護一旅  
之重与寇若戰而援兵不至軍敗死之朝廷賻卹甚

厚錄其一子為西班戍侍即公也公諱樞字仲訥始  
七歲受父官以材敏精辨称于所部未二十年七廷  
為東頭供奉官扈巡轄南雄韶州香葯馬啼舖監鄭  
州貫育山採石場 仁宗初預修永定陵勤最于儋  
等自展直擢涇原儀滑州鎮戎軍巡檢徙三門往來  
催驅監綱趙僖貞公罷樞密副使出知河中府奔監  
本府酒務歲課溢九十萬方是時元昊以灵夏反陝  
陞用兵右賊之任事者以數百人公輔籍：有聲班  
行中帥府爭欲延教之初從容省使知鄜州張亢辟

為本州兵馬監押特旨兼主管駐泊軍馬公事台試  
弓馬策略中丞補閤門祇候陝西四路經略使夏大  
莊公奏改都監再任移慶州淮安鎮都監管幹東西  
谷寨合涇原經略使夏公安期奏復九亭寨以援原  
州德順鎮戎西軍請以為公駐泊兵馬都監以之嘉  
祐初用刑部尚書李莊公應詔奪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廣源蠻儂智高入寇廣帥仲簡倉卒不知所圖郊  
以事移公：寘其家曲江独与與子昌齡間道赴難  
存重圍五十六日出奇制變賊卒不能勝事平自內

厚錄其一子為西班驛侍即公也公諱樞字仲訥始  
七歲受父官以材敏精辯稱于所部未二十年七迁  
為東頭供奉官歷巡轄南雄韶州香葯馬啼舖監鄭  
州賈育山採石場 仁宗初預修永定陵勳最于儋  
等自屐直擢涇原儀渭州鎮戎軍巡檢徙三門往來  
催驅鹽綱趙僖廣公罷樞密副使出知河中府齊監  
本府酒務歲課溢九千萬方是時元昊以靈夏反陝  
陝用兵右賊之任事者以數百人公輔籍：有聲班  
行中帥府爭欲延教之初從容省使知廊州張亢辟



為本州兵馬監押特旨兼主管駐泊軍馬公事多試  
弓馬策略中丞補閤門祇候陝西四路經略使夏大  
莊公奏改都監再任移慶州淮安鎮都監管幹東西  
谷寨合涇原經略使夏公安期奏復九亭寨以援原  
州德順鎮戎兩軍請以為公駐泊兵馬都監以之嘉  
祐初用刑部尚書李莊公應詔奪提點廣南東路刑  
獄廣源蠻儂智高入寇廣帥仲簡倉卒不知所圍即  
以事務公：寘其家曲江獨與與子昌齡間道赴難  
在重圍五十六日出奇制受賊卒不能勝事平自內

殿崇班閤門祇候廷供備庫副使充廣南西路鈐轄  
太子少保元公時為轉運使三奏理公于廣人有大  
功一官賞薄不足以稱其効于是又廷西京左藏庫  
副使滿秩超拜供備庫使知儀州以治行優異擢知  
鎮戎軍就移成都府利州府鈐轄代還例當進秩上  
書丐移以加贈父一官詔可又用工部尚書知廣州  
余襄公辟命以文思使充廣東鈐轄就加康州刺史  
恩數並視三路 英宗登極轉左藏庫使歸朝廷皇  
城使管勾本司 神宗覃恩換賀州刺史充本州團

練使累表告老請致為政上察其精力猶強賊事無  
虞面諭令再任乃謂親友曰予憑藉先人餘烈遭遇  
四朝露冗役無尺寸功伐次遷使持節得備宿衛  
年過七十有蒲城之敝庐可以佚老而天子仁恩弗  
忍遽弃尚使充位未遂素志雖然異時若死牖下從  
蒲津先人之塋墓亦不失其願也熙寧四年七十  
九卒于官所諸孤獲西歸以其年九月三日葬于河  
中府河東鄉縣陶邑鄉仙觀里驍衛將軍故之左次  
遵治命也公為人外和裕而內勁挺遇事無劉易處  
之皆有條理議論平允人不能以非義奪善與人交  
其遊皆一時俊傑尤尚氣節不為炎涼易操素善神  
世衡及廢免勞問周卹厚于平時世衡謂人曰自吾  
之黜不改故旧者李君一人而已自嶺外歸驟若失  
明名醫高手咸曰疾不可為也時有蜀川道人李士  
寧者言事頗异一見公曰是類有陰德者疾自當愈  
後強治之果如士寧言夫人韓氏某官之女以某年  
某月卒塋其所繼夫人譚氏遂州觀察使贈太尉廷  
美之孫崇儀副使贈左金吾衛大將軍繼倫之女封

某縣君子男六人曰蔡令為中散大夫知邠州日昌  
齡皆先亡女九人一季淳屠為比邱尼早卒六已從  
人墳日某官張毅某官趙寅某官薛昌簡某官鮑朝  
賓某官聞人通某官高宣某官劉濟孫三人日佐某  
官日偉日僅並某官曾孫幾人日垂用公遺恩今為  
某官先是衛將軍歿後六十年嘉祐六年某月公卒  
其柩暨母夫人永安縣太君朱氏葬河中得故相王  
荆公文載于碑之公葬也又得荆公之亞弟平父銘  
誌其墓可謂盡禮而盡孝也而諸子犹日未也以謂

誌藏于坎人不得而見之日月既邁則懿行偉績以  
或不傳而吾親所終令官在令當立碑若得銘揭于  
道則其傳不朽矣謂僕與中散君同年進士不為無  
素令以事跡見屬仆昔者一拜公前固已高其行又  
又聞平父嘗稱衛將軍死于國事公以才謀顯于邊  
頃中散君以詞孝取科第葯其解所居官服親喪盖  
亦一門之美事也因記其書齋為忠孝文武以表之  
誠欲叙其始卒以示後來然有雄辭大筆著于前雖  
款文之亦難為工矣姑撫前言次而詩之取以成孝

子之志也銘曰

李著隲西鼻于廣祖系遠族分別占原武上上裔孫  
日衛將軍以死勤事不屈契丹公嗣厥武隸籍西班  
服勞六紀遂顯厥官爰初奮迅間闕小賊見稱巨公  
謂當據速解池督監賈山伐石課溢平時人亡苦役  
既從陝隨方起西師計臺帥間辟書屢移涇有戍卒  
叛逃外移數出侵掠捕輒竄馳公以名購得而殺之  
州人德公久益見思鄜州守惠城設使山北命公帥  
師版築勿亟曾不踰時薪堅壁四路開府副帥治

治軍事戎毛寇動必咨詢用其遠謀遂集成勳獄囚  
殺卒但出為爰公掩獲焉帥欲章荐堅辭不請恐吏  
受譴漕臺上金搜牢甚急公曰不遠當在近習一往  
即將時群偷就紮淮安近胡熟羗喜亂陰破其謀邊  
遂無患瓦亭嘗衝廢久復建招懷初附悉如旧貫南  
使五嶺刑清盜屏賀有大獄株連倚等輅車即認重  
系半挺活死千餘怒吏一肯儂受內侵封康道梗進  
逼廣城帥軍不整悉以諉公使者免犢躬先士奮介  
馬馳騁外斷重圍中如沸鼎繼卒突門得賊要領遂

關南圍人安市井賊梯雲飛我箭火猛攻具尽摧醜  
伎莫逞將豕海道潛謀境公曰歸善彼有徒令使子  
昌齡問道往請合謀出奇盪然棹艇腥臊在道海隅  
遂靜有來自賊納之不疑稚弱弃道拊如嬰兒由是  
疲人赴之如歸事已論功昌齡居最公曰吾子此亦  
何賴尔軍賞豈優于我不逮公初進官使者屢言功  
厚賞薄岂足勸旃再命增秩俄尔召遠送者隘途涕  
泣留連再領西州儀及滇戎二邦惠化夷漢怀風昔  
守用間謀撓其中今悉斥去遠近附从昔苦平糴边  
儲荐空今遊樂歲困倉積充摠兵益利政成悅悌人  
畜其像配昔美帥廣管飛章辟公副貳天子加之恩  
踰常比衆謠交人浮海且至居民駭驚爭出避地公  
曰受情吾所嘗試此必奸言尔衆毋避倉場夜火獨  
馳一騎亟往視之火亦隨醫于是廣人伏其強明知  
有預備邑居用寧遠朝奏功恩留輦下典領禁城匪  
躬夙夜封章告老上為慰籍七十九年猶不得謝公  
方壯時築室于蒲期以年至歸佚吾庐志卒不就人  
為歎歎者終視履又何憊歎哉、新立在河之澌大

筆摘詞鏡于沈礎烝、孝嗣事靡不齊謂銘既藏人  
孰與親惟彼豐碑揭于大達載琢斯文飾以龜螭庶  
幾遺德顯揚于時用慰孝嗣終天之思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三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四

碑銘

二樂陵郡公石公神道碑銘

秘書丞贈太師劉君神道碑銘

隴子姚將軍神道碑銘

二樂陵郡公石公神道碑銘

其嘗為世史官躬覽國籍伏見 祖宗列聖進用輔  
臣其遠至遠雖軼才偉望或夙遭際會已知其可用  
矣然猶卒于衆試之以事切寔著見而後命之 太

祖皇帝以神武定天下左右將相皆文武大勳猶曰  
宰相頓用儒生 仁宗皇帝臨御歲久英豪羣萃後  
元命相謂學士曰前王求美于夢卜朕為取人望蓋  
聖主任輔相為天下公不已以私進退慎重如此居  
其位者有不得人乎考簡冊之所載洎士論所傳聞  
事迹之顯著者予然樂陵石公僕射少師父子見之  
詳矣 僕射自 太宗皇帝潛邸歷藩僚府佐者十  
餘年逮天飛已踐左右省時謂不待資級便當入輔  
初政然卒以湘潭之勞升近侍參省府從征太原乃

進上樞少師以功臣子早得名位更 真宗 仁宗  
兩朝文林詞禁老于近班乃預政事故主明佐良克  
有始卒魏鄭公所云君公顯号臣荷美名其是之謂  
乎謹崇石氏之先昨土于衛邑相因于漢世都督于  
晉代其後自趙從温隋唐以來又從河洛今為河南  
府洛陽人唐客省副使諱質贈太子太師生幽州節  
度判官諱延威贈太傅 仁生處士諱繼遠贈太師  
仁生僕射諱熙載字凝績少長五代戎馬間獨守  
先代為諸生周顯德二年奉進士宗伯尚書竇公偁

稱公所試賦有志君育民之志擢置上科自是聲振  
京洛聞懿先待用不應諸侯辟命建隆初

太祖受周禪 太宗開侍衛府召公入泰寧軍節度  
使幕為掌書記正尹京邑奏為府推官 昭憲太后  
特召入見即日拜右拾遺充職再轉左補闕幕府文  
書歲旬牒訴悉委叅畫凡經裁處皆合上意而既遭  
太師憂方設墨哀權奪適有飛語聞朝廷遂格出除  
為忠武軍掌書記再徙崇義公識度沉遠不以內外  
為間參贊如常僚 太宗踐極之月召復哀職上方

蒐擇天下英俊輔藻人文之化命公同知太平兵國  
一年貢奉号称得人故相司空張文定公翰林韓公  
丞給事徐公休復皆進士甲等也未幾梅山豈獠寇  
湖外徧師南討以公權知潭州軍州事督軍戎拊疲  
瘵年湖嶺悉平入為尚書兵部員外郎充樞密直學  
士歲中以本官兼職同簽書樞密院事學士簽書院  
事自公始也五年車駕幸河東廷給事中樞密副使  
繼元銜壁即行在進刑部侍郎充職如故六年制授  
戶部尚書充樞密使公以純誠結主更試中外入為



為心膂出為股肱夷險一節上心知其美欲倚以  
為相故位秩屢建自尚郎終二蕃外省座而素若足  
疾至是稍妨朝謁上親至樞密院視醫久之賜告  
居家將護一日所苦浸剝乘輿幸其第問勞如平生  
勅上臣旦夕診治又賜手札有忠孝之事眾所聞之  
：語又曰火艾久遠得力亦當大災現詔旨惻惻如  
此屬任之意可知也公益畏盈滿累章乞骸辭精切  
至上不能奪八年秋特制超拜尚書右僕射听解樞  
柄因朝故事不歷平章事未有升端揆者上以素有  
爰立之屬故以授之冠數呂厚而疾不加損九年正  
月某日竟以不起聞上哭為之慟即日往臨其喪罷  
朝羣祀皆加常等詔贈侍中有司謚曰元懿上悲歎  
累日碩謂侍臣曰熙載事君之心可謂純正無它適  
當委用奄忽至此深可惜也近世執政既罷而卒車  
駕臨視亦自公始咸平二年八月詔配享  太宗廟  
廷慶曆某年加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代國  
公夫人清河張氏南陽郡太夫人繼張氏安定郡太  
夫人皆以子預政推恩也二子長中孚早逝次即少

師也少師諱中立字表臣生十三年而僕射堯居表  
如礼天子欲連官之一命為西頭供奉官早服名教  
不為綺福事折節讀書以諸儒遊誦六經百家言作  
為詞章如老成人十八獻文闕下換光祿寺丞賜朝  
散服咸平三年以屐中丞入書館為直集賢院屬時  
右文天子修盛德之事君臣廣歌雅頌之音播四海  
內相楊文公一代英才主盟斯文公与中山刘公筠  
穎川陳公越成紀李公宗諤游其藩更唱迭和合如  
一律朝廷每有論議公与諸公常在其邊而公尤勳  
鉉摘中外書無不請校有疑舛不輕点僞一經其手  
四庫以為善本入尚書省為員外郎以祠部判三司  
理欠凭由司以刑部賜銀青服兵部充監鑄判官遷  
郎中以礼部判南曹移戶部勾院 仁宗即位轉戶  
部充史館修撰紀繚在京刑獄天聖四年以吏部知  
制誥同知貢奉歷諫議大夫給事中景祐元年入翰林  
為孝士轉吏部侍郎加承旨兼龍圖閣孝士于時  
公踐臺省凡四十年近司要局文武選部無不搃領  
朝廷典章文物無不綜齊而禁柰定禁謂見議論有

有餘而未嘗矜已上以為長者可用四年拜參知政事在位謹文墨循故事不求祿名明年罷為戶部侍郎資政展季士判尚書都省久之加大學士兼提舉祥源觀慶曆四年告老于朝以太子少傅致仕皇祐元年廷少師其年八月某日薨于私第享年七十八天子廢朝有司歸賻如禮太常謚日文定夫人張氏先亡後夫人王氏封太原郡夫人七男曰居簡少以文名顯諸公間終太子中允集矣校理曰夷簡大理評事曰昭簡太子右贊善大夫皆早天曰从簡國

子博士服公表甫五月以毀瘠三女子長曰孟氏次范氏次沈氏七孫芻曰祖美祖仁祖元祖方祖良祖溫祖冲惟二公父子相繼登辰得位立朝勳有節視大蒸易大名其踐揚如此其操行願方士大夫所稱道者又可得而述焉仆射事太宗由府從事至右相更中外筦樞極恭乃職一乃心造辟而言奉旨制而行是非好惡無所顧避上深察其中實委任眷待終始不間時論稱其長者事繼親牛太夫人服勁竭方虽躬務沉痾無一自定者然則扶杖而簡見疲吏

身之容毋弟終喪欲遂本宗公曰在同亡別豈如存  
之事不听其去分贊保任与同氣等其在官也主平  
怨通簡居顯要不异小戩時事剝易一切倚办待士  
盡礼敬出已上者不能屈在下流不能怨志欲成就  
人物表甥故忝知政事趙公昌言少將二親依公家  
躬為教誨授書孝文至長立遂以文顯素善梁縣令  
肖守勲後貧困公分祿以贍及卒遺四子諱公恚為  
婚姻不失如肖之存親族之孤寡不能立者聚而衣  
食之僮隸之吉凶不能吝者憫而資給之聞公之風

者嘆慕而則效故趙公作銘以叙其事曰公忠孝恭  
義惠全德具美求之古人無間然視斯言則公之行  
實可恚矣其家政門法盖有繼述者焉少師樂易寬  
裕出于天資行不為崖异任不為苟合操修施為惟  
才分是守自解褐冠未嘗去朝廷淡然安所戢凡  
領二十官五學士皆久次平除佃翔禁者省几遍而  
不处急流平時比牒並肩或子侄行多躡取右戩独  
無一語咨款对上前有所問但援故實沿革復孰講  
解听上裁可議者謂真得儒臣体在政府時有啓奏

不顯斥是否或見听納終不漏一言內制除命多不  
傳稿其慎密不近名如此故平生寘過惟在外制一  
日坐卒官不如狀奪修撰糾察為員既不多取名又  
能協和與重故未嘗為人所訾怨蓋古所謂明哲保  
躬者歟善與人交凡游從無親疎貴賤先後輩相與  
宴飲笑語諧隱憂不窮終無一言忤物嘗以論說  
小戾楊公退而移書引咎自責不逮及相勸如初乃  
已家素饒財少時志听諸父昆弟掇取一不問有無  
呵羨即用為賓客飲食費晚年產入比其初終二十

之一亦不增殖惟侍俸賜以為養退居遭疾医药殆  
不給 仁宗知之特賜銀三百兩及薨第舍無存者  
喪事待賻而後具世祿其清尚書宋景文公之評曰  
如公才能門闕使之少事声利斲党助耆先資徇務  
近時則亟顯而易富今舍是不為非蹈道者莫能辨  
其得失虽然若偃蹇難進卒以長者大用是何也聖  
主知人之明而進矣之道廣也嗚呼二公之進退所  
存見于事業者又若君子之澤必在其後歿世五十  
年而顯者蓋寘其又待也元祐中季予為吏部尚書

嘗言于上仆射太宗功臣少師 仁宗執政其後嗣  
樹一孫祖溫陞朝籍名臣之世宜蒙褒顯祖溫自尔  
稍見任用今為朝請大夫利州路轉運判官樂陵之  
裔其庶几乎石氏自唐占數河南世墓皆在雒陽縣  
宣武原二公繼封樂陵郡亦不去雖薨皆歸葬焉仆  
射食實封一千七百戶為侯爵其葬也以太平興國  
九年四月十三日少師食三千七百戶為公爵其葬  
以皇祐元年十二月某日二冢並祔太師塋之次穴  
子孫祔葬者又數世矣缺垣之松檟森然如林盪矣

朝請君既承祖重每念孤立寡兄弟慎弗克勝後事  
惟是修飾坟墓表章遺烈可以塞嗣人之職謂予嘗  
有言詳知本末答石遜道求文以終其事其請甚勤  
至于數四故不得辭銘曰

家有良臣世席台宰文孝彬：吉士藹七運屬勲華  
相惟元悅君臣一德旦暮千載西樞東府謨謀亮采  
武律文經光天之緯懿行清規為時模楷

四朝百年遺風未改猗欤樂陵之宗德音如在  
執祖天飛羣龙翼隨朱邸元僚風雲並馳漸階記室

試剝王畿神功求旧協贊惟几南杭州節珍樟平夷  
北從戎路倖元走矣禽奮庸宅揆同設鼎司雖稽拜  
袞卒配丞彝于戲元懿之勲一何巍： 章聖治定  
仁皇繼丕樂善好矣詢咨旧姓英俊益遊义理相應  
鳳栖鸞掖代言書命徊翔二紀不絀不競終以夙望  
參毗大政難進易退妾遠時柄归老都門考終順正  
是為文定之後行終有慶盛矣二公熟元厥宗象矣  
是繼克紹餘風田園將蕪門闌益充鞏洛天中三世  
卽封惟祖惟父故闕相通維孫惟子堂太上斯崇載  
御名

隨路丕昭忘公烏呼樂陵之堂垂裕无窮

秘書丞贈太師刘君神道碑

惟刘氏世為望族盖二漢享国歲久分王子弟幾遍  
天下千餘年間小宗别子枝離派析或顯或晦散在  
四方而河間之曹自章帝之子開始胙王土傳国久  
遠遂居河間之樂成王之十世孫通仕後魏封樂成  
侯樂成今樂寿是也樂寿之族其别有四一從尉氏  
一居饒阳一在平昌一亩故土不去其後尉氏有仁  
軌以功名顯饒陽有君良以孝友聞平昌有菁以文

孝高第名重當時惟樂壽之子孫最多至以刘名卿  
其仕者為入朝郎官或入諸侯幕府無甚達者侯之  
裔孫曰績辟地遷安陵以財雄鄉邑而不仕官安陵  
今日將陵隸永靜軍之東光縣累世桑其地曰五德  
鄉遂為東光人績之四世孫曰崇少長謹厚輕財好  
施予鄉里稱善人有子曰威克繼父業威之子曰溫  
潛德鄉閭号稱处士口口之子曰格力儒自奮治左  
氏春秋兼通公羊穀梁二傳景德初契丹入寇瀛  
閔郡督士民城守以功補三班奉職試書判入等改

吏銓遂終滄州觀察推官生三子長曰允恭治毛詩  
次即府君也諱居正字安行李曰居業並承家孝奉  
進士府君中天聖二年丙科歷大名府館陶棣州陽  
信二主簿陽信主田之入素厚然無見士大姓有占  
名輸租以庇里役者府君案實履畝取租無土者皆  
除其空簿使歸役籍郡官初晒其迂且疑其独异它  
日訟起旁縣板援証連連坐者十餘人始悔其不用  
其言廷漢州軍事推官用荐者改秘書省著作佐郎  
知青州博興縣兼兵馬監押剗剗析煩治為一道最



邑之富民李氏子以嘗與進士鄉貢使氣任俠陰結  
貴要以張聲贊至使郡大吏移書縣官鄭善遇之府  
君得書立捕于廷下訊其前後不法事李叩頭汗伏  
听命請自新遂戒告而釋之或穩曰得情不治死乃  
惠姦子對曰知過能伏釋之所以勸善于是或者又  
嘆其恕而有教就移道州江華縣楚喜訟雖健令決  
之尽理猶耻不勝則又赴訴于州于使者前後相望  
敝寔不革府君則悉索新旧案牘剖析開譬之使曉  
然兩造皆悞慄而止監司知其能多以它郡疑獄屬

之若衡陽設氏訟家產事累初不能竟府君一訊情  
復不得異詞自是遠近信听獄訟為之哀少至加祐  
中有令曰黃照亦以息信得人其里民為之謠曰我  
民無忘前刘後黃至今東南人犹能誦之凡世之言  
吏治者蒞事明察或喜于得情而以不失有罪為能  
持心平恕或枉于不忍而以省刑縱出為允是皆中  
有所徇者不中情實遂成偏鄙之蔽若乃明恕兩得  
切近人情察見奸伏而舍其既往不自以為明治有  
感受歿且二紀而人犹懷其德此其實跡明效見于

事為者非夫至誠不疑內恕及物其能致是乎府君  
壽四十有四官秘書丞自江華千里鞠獄衡陽遘疾  
考終于官舍時康定元年八月初十日也夫人陳氏  
都官郎中希古之女先府君一年而逝生二子伯擘  
嘉祐四年進士甲科歷鑿察御史七中丞尚書左  
右丞中書門下侍郎尚書右仆射今為觀文殿奉直  
知鄆州兼京東北路安撫使仲周六幼不育女子四  
三適人壻曰梧州司理叅軍梁諮某郡尹之才某郡  
唐灌一幼止孫男四曰改雄州軍事推官前知鄭州

管城縣白駒奉議即早亡日蹟越州會稽縣主簿前  
監國子書庫曰路右承務郎孫女三壻曰右承務郎  
蔡蕃衛韓誠右承務郎趙仁約曾孫男七曰長言長  
庚長守長歷長言長廣長書而長吉長書皆右承務  
郎曾孫女未嫁此其家世源流之遠非積德之報孰  
能盛大如此乎府君好孝敏文詞平生所著甚多以  
早亡弗克編輯放失之外今有論說詩賦雜文摠若  
千篇嗣子類次為二十卷藏于家少好孝簞初模範  
二三後兼採唐人用筆法有得其行草帖者至今犹

歲去以比李西臺建中其篤孝多親出於天資然亦家法所漸有自來矣府君早失怙恃昆弟敦睦敬上撫下家庭雍<sub>々</sub>正政饒財其第年少好遊數欲析產府君弗忍亦不能奪辭所分又不得因受臨津田數百畝陰畀族人佃之終不取也及官陽信買渤海田占于郡籍而躬未嘗一到其歲租亦以贍族人以故墓所在爵里惟祿東光府君性莊重寡言望之若有標致而即之甚溫訓子極岩或勉以一子盡少縱之耶荅曰政以一子故不可不尔耳其亡也子終十

齡夫人之季弟孝若以行在旁伯氏得赴自蔣陵走五千里抵衡陽與孝若擁孤輿歸麓東光佛寺其孤覺寺然服哀寓外舍鄉人共哀之伯氏曰吾弟孝友不欺鬼神所鑒也止是而已也士大夫知者亦曰斯人著世德義其興未艾也熙寧四年丞相為御史謁告于朝自東光奉府君之柩自蔣陵迂大王父母<sub>二</sub>以八月庚申同葬于鄆州須城縣盧泉鄉大谷山之陽將陵故塋封植久矣比歲數有河患乃謀改卜三世同壙用甲寅壬穴山阳重甬水出辛穴地

合室典語堪輿者咸曰刘氏其不止矣初丞相自御史至中丞五經需恩累贈府君自尚書屯田員外郎至通議大夫夫人自福昌縣太君至穎川郡太君由執政泊元祐四年明堂恩兩贈處士君太子少保妣倪氏北海郡祁國夫人太推官太子少傅太傅妣李氏龐西郡崇國太夫人府君太子少師太師夫人穎川郡康國夫人又以宰相初保拜贈處士司空妣衛國推官司後妣定國府君太尉夫人慶國七年以展孝士郊恩贈推官太傅妣韓國府君太師夫人燕國

三世壙墓以一品封域崇臺築門如令丞相展本邦歲時展省以牢醴奉祀又得造浮屠于堂側勅号蔣陵寺曰崇先永慶須城寺曰昭善崇報每歲興龍誕節得度淨人如例追崇顯赫極人臣之榮非獨稽古之力抑孝誠所感神之听聽之信不虛矣府君歿世三十年而葬有故太常少卿任公粹為之狀故叅知政事元簡章公為誌葬之二十有三年又有令龍齋閣侍制趙公君錫狀其逸事以告史氏于時丞相鎮天平之二年將勒銘神道假文于嘗僚某與丞相

游必有素望府君為前達且未嘗接近固亦講聞其  
德義矣然于伐閱蓋有不知今考三公誌狀與所聞  
皆合故得詳述其本末以慰孝嗣追遠之志而系之  
以銘曰公侯之興有來自遠源流深長支實蕃衍武  
穆文昭不興者鮮盛德有後雖微必顯矣劉宗肇  
于沛豐河間樂成漢魏再封世踰十八爰逮司空系  
胃蟬聯慶鐘在公以季士文科丙第資遠達時儒  
雅飾吏婉婉通閔佃翔中祕德厚位卑光流後裔有  
行有言鄉部祿矣不取中贊無占虛田明見隱匿仁

寬宿愆人謂陰德其後信然英、冢嗣國之碩輔據  
鼎廟堂擁麾帥路故國新邦使蕃寇數維孫暨曾稟  
承厥緒大谷之陽有封若堂坎庚壬申三世之歲葬  
以士禮朱芾銀章祭則三公衮衣黼裳遺風餘烈有  
銘在穴耽、梵宮峨、石闕拱木成林豐碑象碣於  
昭德音綿祀無絕

隴干姚將軍神道碑銘

皇城使雅州刺史姚君兕與其弟西上閣門使英州  
刺史麟既葬其先府君三十有五年矣會天子熙寧

十年冬十一月親郊肆赦推恩在庭得以退育先世如故事于是列上府君前此所贈官加贈某衛大將軍制書始下伯仲相語曰者令三品得立碑墓左哉我先人以忠義死于國事閔隴莫不稱其大節雖壯年凶閔不克終其功名焉而吾兄弟幸得承緒餘班朝列蒙國厚恩漏及泉壤者數四矣然而邱墓未表神道不若非所以旌功烈而崇孝思乃狀其伐閔焉銘史氏時予適與英州同使臨潢每接緒談必及先世因得詳其本末遂揭辭于螭石云將軍諱宝字某

少以武健稱其挽強中遠蓋有絕于人者故鄉里皆以硬弓目之羗戎與相遇輒惴慄不敢校景德元年曹武穆公諱守慎戎知其可任召與語曰若知六盤山西良田萬頃久陷虜疆若能以開拓歸中原則世為邊圉將不亦善乎于是發私財募五原子弟千餘人大城隴于遂闢其西境四十里築壘其旁土人謂之姚氏堡曹公嘉之為四寨民兵巡檢漸完使南牧隆消河有勞聞于朝廷未推賞而卒閔隴之人咸謂功顯名晦必將有後繁衍之澤其在將軍也 好孝

知書長于騎射以翹勇繼父任前後降党酋生羗破  
烟景帝雲等番部功力居最守將連章存其材武  
仁宗皇帝召對便屏擢左侍禁隄千都巡檢時元昊  
負固西師連年不解將軍獨乘一障志期自效康定  
元年春賊欲由東沁川來寇邊採近山居民將軍  
得其要領陰募死士至期伏隘路縱賊入境居民悉  
迂避他境賊所無得既歸伏莽鼓噪近擊斬馘首衆  
其獲生口悉留不殺亦不自言功由是邊人嘆伏而  
謂有陰德前後大小三十餘戰皆為先登休被數十

創而勇氣不警親友或勉之云數以孤軍當賊鋒萬  
一失利餌敵何益異時遇寇宜稍居後居以奇謀破  
虜足以邀美利不失為良將也將軍以謂凡被監執  
銳者望敵聞聲便當奮擊何暇自營顧慮而以軀命  
為命予苟不負國家雖死寇讎吾得其可矣定以之  
戰涇原副帥葛公懷敏與虜戰者十餘日官軍不利  
將軍同陷于賊朝廷惻傷優制贈某衛將軍厚恤其  
家官諸子弟者幾人是役也雖軍帥失律偏師不逆  
而殺畧戎馬破盪區落蓋亦相當自是元昊勢益窘

矣未幾遂有納降之請則諸將死戰功不為薄烏呼  
古所謂名帥將者或建殊功或立奇節或自致富貴  
或不脫患禍蓋義之所在不以勝敗為重輕若將軍  
起疆陲捍邊圉不能俘戎首覆虜巢以成其宿志  
然躬當矢石卒死虜境顧其平日自誓之志是豈苟  
免以蹈不義者耶古人所謂援枹鼓立于軍門使百  
姓皆知勇為者其將軍之謂乎其後二子以才略相  
繼取貴仕七孫皆用戰多補官抑由忠義之訓貽謀  
來業卒如沈人之言云耳夫人同郡杜氏寔生三子

仲曰熙早卒兒麟孟季也累封壽安縣太君以熙寧  
八年二月終於秦州季子官舍其婦德家範具于涇  
原帥尙齒閣直學士王公方叔才之誌為將軍以慶  
曆二年冬十月二十二日歿于陣以明年閏九月某  
日葬于朝那中安堡隄絡川之北峻社夫人後亦合  
祔其壙銘曰

四叙殊時五方異土霜秋氣勁崆峒人武夏戎不庭  
王師濯注有帥有士作我長城在 章聖世武穆作  
師建廷拊明威肅遐裔帥之爪牙姚出良家開斥土



境革戎為華 仁宗伐叛而平陽血氣將軍以之卒  
同死難我雖弄軍虜亦遁奔帝念邊戍復許稱藩人  
道所貴曰生與義、苟有在死復何愧攘袂惟雄盡  
節惟忠世亦有人繼成顯庸矯、嗣子能濟其美立  
收戰多偕取榮士天子親郊推恩在朝再領卹典賁  
彼泉蒿朝那故里涇水之涘卽故在焉過者必止隴  
人有言姚為壯門功名才武父子昆弟定川之展衆  
懷忿怒親視彼仇方終期盪殄請碑道旁以警諸羗  
忠義所激人思奮揚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四

蘇魏公文集卷五十五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墓碣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墓表

職方郎中沈君墓表

君諱衡字公持越州肖山人也其先世皆不仕至君之皇考始往依其外吏兄部郎王絲以孝而君又力志自奮遂中景祐元年進士甲科知台州臨海明州之鄞杭州之錢塘三縣事通判泉州坐法降監衡州清酒務以歲課有羨得便近官復通判濰淄魯三州代還主管北作坊充提舉司勾考公事自校書郎十迁至尚書職方郎中衣五品服為開封府判官差提點成都府路刑獄未行改判刑部又改三司監鈔勾

院或杖數遣由登聞檢院出知閩州陞對賜三品服到郡以疾得請提提奉洞杭州洞宵宮以熙寧七年六月二十一日終于蘇州之居第享年六十八為人岩整守法尤精吏事始為臨海時年尚少縣境瀕海多聚盜攘奪不逞之後時或殺傷良民奪其資貨君悉為究訪且知主名區處募少壯千餘人一旦與度海以計禽之窮始得其實抵法者百餘輩人自以不寬郡上其事時相才之進官躡一等錢塘倚縣州郭生齒繁夥而版圖不治賦役常苦不均曰令憚于改

作君至為之升降戶等皆得其其人以為利泉有二  
商人負擔出而一人獨過期不返其家意為先歸者  
所救得敝裘與荷檐之人適相類者即訴于縣其人  
不能自直遂誣服誠救之云弃其屍于溪側官使人  
視之則腐敗不可識矣雖縣吏亦以謂真救人者乃  
送之州君省案摘其情曰豈夜半救人而能負重走  
百里且至城下乎且其人存亡未可知因揭于道以  
訪後行者數日果有人言嘗見之于他郡即召而歸  
之因遂得釋一郡皆歎伏維州有里人欲汙其兄者

其兄以它告日過諸塗而毆之至于斃州將當其抵  
死君固爭不得遂請于朝果伏而釋之在癸日值二  
浙大水都水范師道奏君投奔蘇湖常秀水利事因  
言蒲漑浦可治以泄橫流都水是之方欲行其說會  
議論不同而止入朝典領尚方工作事器物皆犀利  
連中賞格遂自提奉司陞左省府所至吏憚其詳察  
不敢舞以事号称办賊為初君罷官錢塘至京師待  
次審官當得泉俸而吏受賕匿其籍君怀不平乃訴  
其事御史鞠實寘吏于治而君卒得泉州轉運使心

惡其以爭得官欲摭以事歲中起大獄案治纖毫不貸其然皆無實狀乃坐以官兵送奔子為私犯遂謫去凡十餘年不從官會厖丞相為洵青安撫遂言君洵州治狀始得除過其後數奉詔推劾大獄能得人情隱伏未嘗有所縱舍以市恩朝議大以幹健許之其撫宗族厚好調人之急洵守卒賻護其家厚州人有遇毒將死親為刺臂和葯活之嘗推已財以與同產嫁外女之孤嫠者及其亡也家無餘藏曾祖鄰祖仁厚父僑以君登朝為大理評事致後任贈尚書刑部侍郎娶建陽章氏封某縣君子四人苒常州無錫縣主簿筭蘇州崑山縣主簿梓太廟齋郎管尚幼女五人太子中舍刘復秘書丞唐毅海州縣胸山縣尉范汝楫蔡州司戶叅軍奕程杭州節度掌書記程寬皆其壻也君出白屋無當世資籍結髮从乞子游以文孝起家祿仕四十年官五品歷臺省刺藩部退賁其先君有子弟進士女皆从士人亦儒者之榮遇也又能勤刻自任始終一致不為炎涼易操人或訛其深峭少息而君自策信采萬邑可謂強立不惧者歟

諸孤下以元豐元年二月某甲子葬君于蘇州之吳  
縣某鄉某原前期與其壻劉復狀君之行事履歷將  
求誌于墓石于是次子箴以嘗為予以子壻自其家  
來杭請于予願多事未暇次述及予還京師而君已  
葬矣箴又繼至其請不已故為之書其說以表于墓  
云

### 墓碣

#### 朝議大夫致仕石君墓碣銘

朝議大夫致仕新昌石君諱之牧字聖咨慶曆二年

進士予同年生也姿韻沈雅志操高遠幼無他好唯  
讀書是嗜未冠以鄉舉籍場屋間宿儒父兄行皆  
器重推先之二十七登科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以  
便親就下補杭州新城尉移台州天台今自初任已  
有能名于時故相王荊公知鄞縣杖直陳公襄令仙  
右号江東三美宰滿歲用荐格改著佐郎九迁至朝  
議此歲課者三過皇祐明堂嘉祐治平元豐登極需  
恩者四見保甲括牧地有勞減年者再九知江寧鹽  
城雍邱三縣通判溫湖舒建四州而江寧溫湖以別

荐服喪避親不赴建安以親疾請試侍養不待滿罷  
去入朝為越王宮太學教授監在京麴院其鹽城雍  
邱越邱用近臣別荐最後朝遙知溫州所至治迹見  
紀初餘杭蕞十縣官部丁夫治浙江隄岸未几秋潮  
激鬪隄壞独新城可治無患太守方公偕嘉之為言  
于朝增廣天台縣李擇鄉先生居師授之任以延後  
造縣事間則親為講說遠近向慕負笈而至者若王  
景山余京方援伍原輩同時出蠻下後皆為聞人陳  
公嘗為文以紀其事先是邑有母告子不稟教令者

訊之無大故乃呼之前喻以子事父母之道丁寧訓  
教使急归奉養後二十年行李過其境上母子泣拜  
馬首曰無狀子自蒙教戒感懼惕厉遂為善良聞者  
以為近古循吏之政鹽城海寇驚橈鄉聚州使督迫  
追捕符移押至初不為動徐料村社义戶得勇悍敢  
前者千餘命軍校部勒教以兵伏寇聞鼠伏鳥散熙  
寧初領帶平蕞斂暨役人免募法州縣急于期會因  
致煩擾詔遣侯旻猷察訪至雅邱詢之父老咸曰編  
戶但知受法而不知受法之擾叔猷以聞朝廷方設

褒擢後使者以為推行未盡而止然猶被保甲牧地  
之賞始涖永嘉病火政素怠颺風至則燠焰綿亘姦  
人利救焚藪放吏恬不怪寢以成弊因奔行火保之  
令預為約束使知有犯聯坐一日火作親率部伍視  
番揭緋在之不悉力者收之餘悉競前俄頃而扑滅  
自是其弊遂革又惠州境近鹽禁益密黥隸相望  
而犯者不少哀止歲課虧損責及郡官于是為設方  
畧急監臨而寬捕吏限以煮海之數每亭灶啓閉牢  
益出納須監官與捕吏親臨銖兩不入私門賈販既

無所得不數月刑省而課羨州郭有通衢名五馬闕  
塞不通人行久矣問吏屬則曰俗傳闢之利存予而  
不利長人乃誠曰有是乎立命撤屋開路自爾衢  
不絕後累有登科者溫人至今德之久之治功益無  
事間或會賓僚追文酒之樂繼以酌唱篇詠不日盈  
編軸好事者集成二十卷曰永嘉唱和云罷郡時  
年才六十六遂有歸休之志上封告老以本官致仕  
聖咨早厉士節出處進退不蘄苟得晚年通性命之  
理視死生窮達為一致故淡于榮利精力方強遽知

知止且遠鄉里即祖居為宴坐之地是時昆弟罷郡  
退居數人相与游息山水間友于群以超然自適如  
是三年而絕州縣省謁十年而廢宴會撤筆硯十三  
年七十九年矣尽屏去服玩青編黃卷亦不復閱  
覽居常默坐世累都遣一日盥沐更衣就寢無一語  
嗒然而逝雖脫履蟬脫無傷于此時元祐八年冬十  
一月十三日也有遺書一編疏五十餘事处理家政  
至于厥歛之具喪葬之節賓客之礼子孫之戒纖悉  
無遺者門人業經叙其始末為往生錄烏呼達生悟

理神識不昧泰豫若是岂力孝行已自我得之者耶  
其性質純茂孝友忠實雖勉厉敦修之有素抑所稟  
賦之本厚耶故嘉言美行為人称道者多矣少時嘗  
贊所為歌詩于范文正公謂其孤雁晚望二篇有  
古人風後以時改十事上韓魏公如錢幣鹽法之類  
皆見施行在天台日太守元章簡公待以僚友嘗曰  
如君文雅縣令淹才煩碎之務委之佐尉可也趙清  
猷公归老过温其子岷方為倅貳公每戒之曰善事  
石君曾宣猷公杜正猷公嘗以在朝不及荐用為恨



觀當時名公美卿許與之言則人材可知也其著于  
筆札則有易論解經訓傳雜文歌詩摠七十卷藏以  
家見其書則孝術可知也室壽昌縣君王氏尚書也  
田員外郎賁之女子男子五常州晉陵尉景雲早卒  
進士景需明州奉化尉景零天台令景震鄉貢進士  
景震女子也七蘇州長洲尉某庭實漳州陵川令王  
慶叟五南劍州將樂縣令江汝言進士張旒馬景文  
李景常虞芝皆其壻也諸子世孝景需就養不仕景  
震踐父官諸壻業官鄉弄有聞孫二十五人曾孫七

人景霄等奉治命以紹聖元年十二月某日葬于縣  
之九岩山某原家壙封域志如遺書平日經畫之旨  
景震自越千里之潤袖書與祠部君所述行錄見抵  
且板先君同榜之契巧文以表墓隧時予方有家故  
未遑屬稿中歲再至請益慤每念平昔与至盜遊甚  
久又嘗論天下士族知新昌之世且嘉孝嗣往復之  
懇思尽述終之志可無紀乎紫石氏系出青社唐李  
初祖某避地從越因家新昌曾祖延俸仕錢氏為某  
官祖渥隱晦不仕父待用贈金紫光祿大夫祖孫居

越數世百餘年遺 聖代右文得以詩書教子弟天  
聖中世父待奉始擢進士第官至祕書丞自是登科  
者常不絕慶曆同時昆弟三人在途中而居顯仕者  
相踵枝葉繁衍以進士者又倍于向時嗚呼盛矣故  
悉書之又係以碣銘云

孝元乎中行著乎外其有云為名稱必大在已所安  
存亡進退及物之利中和惠愛仕而知止終遠辱殆  
沒不怛化游神定泰烏呼聖咨考履無悔善生安死  
令名如在

### 墓誌

太子少傅致仕贈太子太保孫公墓誌銘

尚書禮部侍郎叅知政事孫公諱抃以嘉祐七年三  
月上封求解緣近親現拜文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  
士同群牧制置使後二年二月以疾謝不能朝乞上  
還所居官拜太子少傅致仕以其年十一月戊辰薨  
于春明坊居第薨後十九月乃克塋于開封縣新里  
鄉之荆柴原實治平三年七月癸酉也公之薨也天  
子以 先帝執政臣賻卹甚厚為罷垂拱朝一日特

遣中使存問其家事又贈黃金百兩制贈太子太保  
陞其二子官一第一異姓親為齋郎有司崇禮令集  
尚書官謚曰文懿其奕也諸孤議請銘于公堂所觀  
善者謂無若某厚某于是考察其言行功狀錄于石  
而納諸壙云公字夢得眉州眉山人初名貫字道卿  
生五年而季為詩往有警句傳于人嘗贊文謁成  
都尹凌策將以童子荐之願其幼且孤而止後累奉  
進士更令諱天聖八年拔甲科擢大理評事通判絳  
州代遠試孝士院以太常丞直集英院判尚書祠部

遷開封府推官從判三司開拆司又試中書以右正  
言知制誥慶曆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三遷其官至  
吏部郎中又帖其職為兼侍讀學士充史館修撰皇  
祐五年五月拜左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在職二年  
上書曰臣無狀在閣臺無所補益願得一州以自試  
朝廷重違其誠而不忍使之去外乃授以學士承旨  
兼侍讀修撰如舊又再遷其官禮部侍郎嘉祐五年  
四月程太保戡解樞密上念大臣數以言罷益艰其  
遂用乃不以常次擢公為樞密副使不月遂參

預大政為其別使自陞近職歷判登聞院檢院國子  
監太常寺兼禮儀昭文館尚書刑部吏部內銓都省  
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司兼門下封駁權知慶曆六年  
貢奉糾察在京刑獄提舉諸司庫務醴泉觀公事磨  
勘諸路提點刑獄轉運使課績出疆為契丹國信使  
其為中丞以憲臺綱紀百司又有言責故事不兼他  
職得請解審官自是以為著令踐二府同修樞密院  
中書時政記提舉三館祕閣書籍同諱經潤文公自  
登朝訖謝事揚歷顯劇通三十年惟兩服親喪解職  
五歲自是不去朝廷特為 仁宗所器待嘗從容賜  
對語人君大体公對曰人君繼天保民惟兢兢勤儉  
任美納諫故能享恭己之名而延卜年之慶他日又  
問求美致治之道公曰方今天下所謂美者陛下用  
之殆遍試願責其速效毋以一事不效去之則人  
得盡其才而助成治道矣方是時上委政二府而宿  
望大臣在外者久不進用公意以此感悟上忻然  
開納後聞公議事平恕之曰老成人所為固不同在  
兩禁十五年老意文翰語未嘗及朝政暨為中丞訪

天下事有不得于心則抗章論列措切時病一無所  
避然其言遜而事顯不以微訐為直欲人主信而易  
行以此多見所用內侍王守忠特恩遙領武寧軍節  
度制下諫官御史固爭不能得公最後上疏曰太  
宗時王繼恩有軍功不過授宣政使令守忠信宿旧  
然無繼恩功而節度使將帥極任非特宣政之比若  
輕授之是弃祖宗之法也上即日追寢守忠命温成  
后之喪大建陵廟公言本朝宗廟事皆集三省議乃  
定請以付外如故事不報又合將御史求對面陳非

便至再拜以請上為改容遜請之其後罷立忌日去  
庶樂園陵使得更為監護墓事依公所啓也在二府  
雖不久而建言亦多嘗謂承平世邊臣有勞不可以  
官賞恐徼功者生事于夷狄三司使宜用敦厚有經  
術之人使寬天下財利苟以趣办應梓為任職則培  
克之患滋長矣諸公深以其言為然素喜荐士善論  
人物其荐御史得今河東經畧唐公介高陽安撫吳  
公中復皆一時之傑也公再領太常某時為博士數  
得接公論礼事每議下則使僚屬各陳其所見聞已

然後為之裁定以此知公之所存也公為人外易而  
而嚴內謹性至憂畏不妄既動既貴益甚人或訛其  
太過亦不為少懈至遇事有所陳則挺然若不可奪  
者然而一出悃款靡有緣飾故言似激而人主不以  
為忤性似介而士論不以為矯蓋其守也固則勢不  
能撓其彀也誠則物莫之忌詩所謂淑人君子其德  
不回者公得之矣初陳恭公當國公嘗用翰林白事  
屢見于中書已觸其怒後恭公復相公適執憲又疏  
其強毅自任及妄張詔獄事廢置由已專取必非

大臣所宜為為者恭公由是罷政事及薨請謚有司  
博士初謚榮靈公執不可曰陳公方重不倚亦有過  
人者如此名則已甚矣易曰恭可也論雖久不決至  
請于朝廷又覆于尚書卒用公言為定于是士大夫  
稱公平允無適莫者多矣自少好孝通古今趣尚体  
要不以辨說為博洽每侍逆英閣進讀羣書至前代  
君臣亂亡禍敗之際皆所諱避不講者未嘗不反覆  
開陳欲人主洞見本末曰書傳所以記此者正使後  
世以為戒故不敢略也文章質厚簡重自成一脉蓋

似其為人有集三十卷目曰某集公年六十九而請  
遂政親由有以年未至者公曰強力而仕不能則止  
亦可勉乎于是得請休養其家燕閒自適卒以是年  
疾不起前勉公者乃嘆其知命深而信道果也夫人  
王氏累封某郡夫人夫人同郡大姓也三姊皆歸里  
豪生子者又相嫁娶頗以寒士疎公：既貴而三家  
者有來求昏亦不拒之又為之保任其子若孫仕者  
數人子四人珏國子博士佑甫大理評事早卒詰林  
並太常寺太祝女四人適戎州夔道夔尉蒲猷卿太

子中舍蘇敏行都官員外郎勾諶太常寺太祝宋奉  
國孫七人仕者二人孫氏自吳將武後世居富春其  
族盛于江東且千年未嘗去吳籍至公之七世祖朴  
乃徙長安仕唐武宣世掌西川杜棕書記其子長孺  
亦揖彭山令卒官唐季多故子孫因家于眉山以聚  
書治產教子弟親田疇為事而眉人号其家曰書樓  
孫氏然不仕已四世至公始脫畎畝推生產與諸兄  
而讀其家書以奉進士及貴贈其曾祖諱熠為太子  
太保祖諱珪為太子太傅父諱著明為太子太師三

世之配皆追封国太夫人可謂盛于西南矣而諸孤  
導奉遺誠卜塋開封不復西遠其後又當著于開封  
乎惟公以儒生起遠方遭時得君自致公輔行于內  
信惟公造次必于儒者接人恭而尽誠居官靡有过  
事限于進而勇于退卒就功名考終牖下爵位若是  
器艱者業若是行義若是皆宜銘：故吏賤曰銘也  
古之儒者孝然後仕詔默弛張動必由義其行有常  
不孝不至：之惟誰在公無愧公為述臣修潔謹純  
內備碩問進退循公：執風憲其言謇、莊色于朝  
匪躬之憚公貳台司天子之知宥至益戒力極而辭  
孰謂不為朝有正諷孰謂進取進輒辭位爰始發蹤  
暨于考終視其所履無踰厥中匪積之厚爰德之充  
銘以昭之詔乎無窮

龍圖閣直學士知成都府李公墓誌銘

予志孝之歲侍先政公官洪井因接江西諸彥頗能  
道江表士大夫之世曰唐季之亂四方豪傑與京都  
士歛往：避地江湖李氏能招携安輯之故當時人  
物之盛不減唐日而文風施及其後商蓋出唐邠公



禕之十一代孫濤遭天祐宗室之禍與其父聞閩南  
竄流寓湘潭馬商以為衡陽令時濤之从兄郁為梁  
閩門使上言濤父子羈旅湖外可哀詔商遣還京師  
仕後唐相漢祖曆晉周入 皇朝終官兵部尚書封  
莒國公号为名臣莒公之遂也間道独行一子不能  
从遂留江南其裔孫曰宗誨因占数于南康之建昌  
縣生知 籍父產栖遁不求仕進鄉里号靈士七七  
生標水縣尉諱東以子貴贈金紫光祿大夫光祿生  
公諱常字公捧力學自喜多聞強識為文章敏捷初

若不經思慮及成屬寫深雅識者知其速器也擢皇  
祐元年進士甲科歷鄞江二州推官权宣州觀察推  
官監漣水軍轉般倉年少靈小官而才重自持不妄  
笑語上下敬憚之發運使揚佐欲荐改官公推先其  
友人則刘琦揚公嘆曰不見此風久矣乃并荐之琦  
後亦為御名名祿当世秩滿改大理寺丞韓康公任  
三司使辟為檢法官使編校史館書籍 英宗即位  
命輔臣本館賤曾魯公以公名應詔召試學士院貼  
秘閣校理俄兼史館檢討至荆公輔政大設改更法

全與公素為引為制置三司條例司檢詳官魚者詳  
中書條例立辭不拜判尚書考功由太常博士換  
右正言同主管國子監公事時始作新法諫官御史  
論列其非是皆斥不用公力疏詆之以為始建三司  
條例司去致天下之訟而善士猶或与之至于均輸  
青苗之法取息歛怨傳合經義天下固已大駭而善  
士不復興矣荆公遣其所親厚往喻意不听章十數  
上其言青苗尤切至詔使分析不从家居請罪者累  
月于是落校理通判滑州歲餘復職知鄂州徙湖州

又徙齊州齊素多盜公至痛懲艾之論報无虛日而  
不少止他日得黠盜刺為郡兵使直事鈴下稍任使  
之因詢其姦狀對曰此由富家為之囊橐官吏追捕  
及門禽一人以獻則免矣公乃令得藏盜之家皆焚  
破柱尽拔其根株自是姦不容匿境内遂清始公在  
江夏吳興政尚寬簡日与賓客縱酒嘯詠吏民安樂  
之郡以大治及為濟南願峻文深詆郡亦大治由是  
人知其通疎適受所值無不可也是時河决灵平泛  
溢山東諸郡公捍禦得其要領一郡獨免患部使者

以聞特詔獎諭徙淮南西路提点刑獄歷尚書祠部  
度支員外郎寄祿格行換朝散郎元豐六年召還試  
太常少卿公以言去國十餘載至是始歸士論莫不  
喜其復用既而以賊事陞對占奏開雅上為改容及  
去猶目送之久遂賜三品服未几迁尚書礼部侍郎  
自少常轉訖曾時以為美擢後亦少繼者 今上即  
位進吏部試戶部尚書詔百官轉對公上七事曰康  
康耻存鄉奉別別守宰廢貪贓慎疑獄擇儒帥修役  
法觀其目与當時所宜則公之志可見矣又案役法

差免二科折衷為書上之大意以為法無新陳便民  
者良法也論無彼此可久者確論也今使民俱出貲  
則貧者難辨俱出力則富者難堪蓋各從其類則庶  
幾可久也元祐赦息蠲市易逋租不滿二百緡者除  
之公謂累息過其數亦宜勿收而復舒鄂諸州錢治  
与宋家市舶之法其後朝廷多行之逮今人以為便  
自朝奉大夫五迁至中大夫拜御史中丞兼侍讀加  
龙簡閣直學士初河决小吳設者請開淤河分殺水  
怒自蘇村口截河為堤導遠故处諸公往視之遂奏

非便事未久決章至六七上執前奏不改又遣吏部侍郎范公百祿給事中趙公君錫覆案如公說罷其役然河之患亦竟未息也其論取士請分詩賦經義為兩科以盡學者所長其論省官請別自致因人兩塗以觀其才實凡所言事多存大体務在廣諫諍抑僥倖戒激訐其本之忠厚萬于世教嘗謂已之所見者有必得必入告于上纖悉不隱若其隨時所趣以排擊取合則不能也其自信如此故忠言密啓世莫得而傳焉罷職為兵部尚書辭不拜出知鄧州歲

月從成都府行次陝郊暴疾卒于閬鄉縣傳舍寔元祐五年二月二日日也訃聞朝廷士大夫無不駭痛以為善人云亡國之不幸也公幼有至性事親謹飭服喪居鄉遠近稱其行又仲兄布早卒事嫂張敬而前岩視其子如已出自奉清約俸賜皆調其族捐館之日家無贏貲上賻特厚妣某氏追号某郡太君初娶長沙狄氏襄陽主簿遵度之女早卒追封某郡君遵度以文章顯名于室元慶曆間名公皆推重之再娶新安魏氏光祿卿琰之女卒贈遂寧郡君又娶遂寧

之弟安封康郡子男四摠終揚州江都尉遷承事郎  
遂超立承務郎三女壻曰揚州江都主簿孫端亳州  
司戶叅軍邱楫封邱主簿黃州教公風度凝遠與人  
交有恩意其所厚善者翰林李士蘇公轍子瞻屢黜  
黜黜而以詩酌荅更相稱譽者嘗坐此而贖金益親  
不悔少與高郵孫覿莘老名俱為司空呂正獻公  
所知期以國器二人官伐趣舍大略都同數月之間  
相繼而逝人甚異之平生所為文章諸子集為尚若  
千卷藏于家少時讀書于廬山之五老峰下白石僧

舍後雖出仕官而所抄書數千卷留山中如故号其  
号寔曰李氏山房嘗曰生死必归此其終也諸孤自  
闕鄉扶柩归南康時公之伯兄莘為江南轉運使遂  
以其年十月丙午塋公建昌縣千秋原卒如其志其  
塋曰諸孤來請銘于与公遊三十年早同归寺又連  
姻屬論議無間然故知其所存尤志大抵推誠接物  
進退有本末不為子、驚俗之行其所言于時有合  
有不合或以見抵而士論終以長者目之謂其遠大  
巨量然官不出六尚書壽止六十四其所緼績不得

尽行于世嗚呼命也夫銘曰

翼軫之精衡庠之靈鐘秀于人為時之英彼美公擇  
得其粹清氣直而和識遠而明濯纓江湖蕝藻仙瀛  
天子命之拾遺帝庭人訐我矯政失吾爭既出復召  
道直言行矣、奉常巍、貳卿帝用耆旧擢司典刑  
坐籌省計執憲臺丞交通尽利猷替翰誠金華進讀  
疇嗟老成兩川遐守千騎徂征半途觀閱遂輟修程  
于嗟国器臨摯而傾三紀立朝便蕃完榮五峯旧隱  
未忘始情生存華屋歿有佳城克終厥志表以斯銘

光緒戊子湖州陸  
心源捐送國子監  
之書置臚南學

